



若列斯·梅德维杰夫 著  
肖耀先 刘峻 译 肖耀先 校

# 戈尔巴乔夫传

◎ 国际文化出版社

# 戈 尔 巴 乔 夫 传

若列斯·梅德维杰夫 著  
肖耀先 刘峻 译  
肖耀先 校

三一文化出版公司

1987 · 北京

GORBACHEV  
BY  
Zhores A. Medvedev

---

根据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86年版译出

戈尔巴乔夫传

若列斯·梅德维杰夫 著

肖耀先 刘峻 译

肖耀先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00千字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书号：3346·004 定价：2.20元

ISBN 7-50049-055-6/D·4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原是苏联科学家，现虽居英国，但与苏联国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其孪生兄弟罗伊·梅德维杰夫仍留莫斯科，因而作者能搜集到苏联大量材料和一些非官方的传说，其中颇不乏内幕新闻。

本书在介绍戈尔巴乔夫生平及对其内外政策评议中，花大量笔墨，从各个不同角度剖析和描述了苏联领导层之间的纵横捭阖、派系亲疏和升降沉浮，还旁及苏联党政机构的机制运转、缺陷积弊等。其第二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变化”一章更对每一位政治局成员的来历、彼此渊源、相互纠葛都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纵观本书，对了解苏联及其领导人颇具参考价值，惟政治性虽强，生动性则略嫌不足。本书无论在评述苏联或议及西方时，其间既少吹捧溢美之词，恶意诋毁之处也似不多见。至于运用的材料是否完全翔实，持论中的一些不妥处相信读者是会善加判断取舍的。

## 前　　言

在苏联历史上，领导人的更替不仅仅是新的领袖上台，还可能实施新政，这可能还是第一次。戈尔巴乔夫的接班标志着新一代政治家的出现，他无论在政治风度、知识领域和历史观等方面均不同于老的一代。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是在斯大林时期登上政治舞台的，到1953年时他们已都是成熟的、经验丰富的党的职业革命家了。他们这些人在斯大林时期的经历成为他们进一步提升的最佳资本。与此相反，戈尔巴乔夫则代表了战后新一代政治家，这一代是在比较自由的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上崛起的。

苏联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视为“领袖主宰一切的政治体制”，这对在列宁、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政治倒是一个确切的描述。但是，随着赫鲁晓夫在1964年垮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他将许多重要的决策权委诸政治局，从而大大地削减了领袖的个人决定权。然而，在苏联集团的其它多数国家里，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的领导结构实际上并未触动，或者改变成个人独裁、家族统治甚至军事专制等更加集权的形式。而在苏联，领袖个人决定权的削减并不是由于

政治结构的改变，而是由当时领袖个人性格决定的。实际上，苏联政治结构的改革是越改越保守了。

勃列日涅夫的兴趣在于炫耀权威的门面活动，如授勋、授奖，颁发各种荣誉和物资奖励等等。他愿意担任党和国家的“元首”，而不做实际的“统治者”。安德罗波夫是要扩大个人权力的，但他还没来得及把政治体制改革得具有较高效率，而契尔年科则不但远未能提高政治效率，反而使苏维埃行政体制的名声越来越显著地下降。从1974年到1984年领导苏联的老弱多病的一代与年轻有为、精明强干的戈尔巴乔夫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使得人们对苏联领导人的个人气质产生了兴趣，从而燃起了人们对根本变革的希望。

在苏联历史上每一位领导人任期终了时，总引起社会的动乱，这就使得每一次接班并不仅仅是领导者个人的变换。每一位新的领导人都要运用各种不同办法来实现其个人在政治上的雄心壮志。在斯大林时期，变革往往与高压和恐怖相连，镇压的庞大机器成为总书记维护个人权威的重要工具。而赫鲁晓夫则不同，他主要是通过党的机构来进行管理的，他的权威来自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组织头头们的支持，而他也保证了这些头头们的荣华富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权利结构体系。在苏联集团的其他一些小国里，决策权仍然掌握在领袖个人手中。而在苏联，由于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过于庞大复杂，权力不可能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因而一个新的比较灵活而又有一定任期的党和政府的领导集体随之形成，并构成特权阶级。差不多20年的历史证明，这个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活动方面都是缺乏生气的、无能的、保守的。它阻塞了社会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革新，最

后沦为老人政府，仅就自然法则而言其结局也只能是不断虚弱和逐步衰亡。这一衰败现象的最后显示是不到三年，三位总书记在任期内相继过世。

这种衰败现象以及伴随而来的政局不稳和无所作为的时代看来是过去了。戈尔巴乔夫的接班表明权力从老的一代转移到新一代，受到更好教育的一代；党的机构也从官僚型走向技术型。

以往的苏联领导人接班时，为了巩固统治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期，并在政府和政治局的重要岗位上起用大批亲信，而且通常都是平庸之辈。戈尔巴乔夫接任后是否不象过去的领导人那样呢？现在要作出肯定的回答，可能还为时过早。但从1979—1984年以来深入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得戈尔巴乔夫不能仅仅任用亲信，还必须使用年轻有活力，更具管理才能的人。因此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接班标志着苏联一个重大政治变革的开端。

与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不同，戈尔巴乔夫似乎想扩大总书记的权力和影响。他要恢复一个伟大领袖的形象，鼓舞人民勤奋努力去创造辉煌成果，但是他的个人魅力似乎不足以创造出奇迹，激发心情早已沮丧的苏联人民的建设热情。农民和知识分子一样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空洞的决议；要的是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社会，而不是诸多禁令和压制。给西方人民生活带来巨变的70—80年代的科学技术革命对比较僵化的苏联官僚经济体制却未带来同样效益。苏联领导集团如何应付国内危机和国际局势，看来主要只能依靠戈尔巴乔夫个人的政治远见、机敏才智以及他在考查各种模式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了。也许他也不可避免地象安德罗波夫一样要

运用强硬的纪律措施来推动苏联人民前进；也许同样不可避免地他与苏联人民以及西方公众共度的蜜月期维持不了多久。他能改变苏联历史的进程吗？他将如何睿智地运用他手中巨大的权力呢？这些都是本传记试图回答的问题。

我之所以能写成本书，是由于我个人长期以来特别关注苏联政治局势的演变；对4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农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形势进行了不懈的研究，而这段时期由于李森科伪科学观点完全统治着生物学和农业，使得苏联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科学家很难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不冒政治风险。要作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就很可能成为苏联政治上的反对派。一个人要想在斯大林主义者统治的社会里生存，他不能只是钻研科学，还必须懂得如何适应这一政治体制及其发展演变。斯大林去世以来的几十年，苏联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和不追随他们的人的态度和处理，基本上没有甚么改变。

我要感谢我的兄弟罗伊，他所写的关于斯大林、斯大林时期的人物和关于赫鲁晓夫的书，他所写的关于勃列日涅夫时代、关于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接班等方面的论文，这些对我了解苏联政治形势都大有裨益。他从苏联综合性报刊和专业报刊上剪寄给我的文章也对我帮助甚巨，使我在被迫流亡国外期间，对苏联发生的大小事态仍能了如指掌。我能读到许多地下出版物，还可以将许多来自国内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消息与西方的和流亡国外者的消息加以对照，然后通过分析判断，选用我认为最可靠的材料。由于苏联制度的封闭性以及苏联官方报刊（专业性的和综合性的）竭力掩饰苏联的真相，散布虚假新闻，因而产生了所谓“苏联学”和“克里姆林官学”。而且，西方对苏联的理解认识，也往往由于意识形态

态的原因，容易产生曲解或以偏概全。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本书在选材在去伪存真方面，只好靠个人的经验决定了。要写好苏联人的传记还需要另外一种重要品德，那就是充分的耐心，特别是在披露他们生活上各种细节时，有时还需要索微探秘的某种侦探技巧。

在此我要对提供帮助的朋友们、同事们表示谢意，与我三年前写安德罗波夫的传记时相比，这次取得他们的帮助要容易得多。我还要感谢萨里大学的马戈特·莱特女士在语言文字方面给予的帮助。

最后，我期待读者将从本书的内容中发现，本书是经充分准备，通力合作探讨的结晶。

**若列斯·梅德维杰夫**

# 目 录

## 前言

### 第一编 走向总书记之位

- 1 前任总书记已故，新总书记万岁 ..... ( 3 )
- 2 青少年时代 ..... ( 27 )
- 3 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从斯塔夫罗波尔开始 了  
他的工作历程 ..... ( 52 )
- 4 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 ..... ( 78 )
- 5 在政治局内负责农业工作 ..... ( 110 )
- 6 安德罗波夫的左右手 ..... ( 139 )
- 7 担任第二把手 ..... ( 160 )

### 第二编 掌权以后

- 8 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变化 ..... ( 191 )
- 9 推动国家前进 ..... ( 212 )
- 10 国内政策 ..... ( 242 )
- 11 新的外交格局，但仍是老的外交政策 ..... ( 262 )
- 结束语 ..... ( 283 )

## 第一编

# 走向总书记之位



## 前总书记已故，新总书记万岁！

1985年3月11日，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人们不仅悼念他们领袖的逝世，还同时向新领袖表示祝贺。只是在苏联远东地区，与莫斯科相距7个时区的科雷马和8—9个时区的堪察加半岛，新任命的领袖的名字是第二天3月12日的早晨才知道的。表面看来，这次接班似乎是最顺利的一次。但事实恐非如此简单，从宣布之速也可看出，这次决定是匆忙作出的。

3月12日，所有苏联报刊都刊登了已故领袖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遗像，第二页登载了他的业绩。戈尔巴乔夫的照片和传略也登载在第一版，这是不符合常规的。与1982年和1984年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去世时的报道相比，这次关于去世和接班的报道某些方面似乎就更有些异常了。没有任命的讲话，据说葛罗米柯作了任命讲话，但内容并未公开报道，这只能说明那是一篇即席讲话，而不是一篇预先准备好的讲话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不过这是我以后才发现的，那就是印在报纸第二版的黑圈边窄得多，只为当年悼念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时的一半宽（当年是6毫米宽，这次只有3毫米宽）。当然，它仍然比该版登载的悼念政治局资深委员

乌斯季诺夫元帅讣告的黑圈边宽一毫米，乌斯季诺夫是在几个月前去世的。这些都远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以戈尔巴乔夫为主席的治丧委员会在葬礼的安排上看来有些匆忙，瞻仰遗容的活动比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也少一天；政治局成员参加守灵活动的照片显示也只有9人参加。乌克兰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密友谢尔比茨基未能赶来参加，他从3月3日开始率领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访问美国，3月8日会见了里根总统，9日还会见了华盛顿其他官员，然后去了得克萨斯。他在加利福尼亚收到要他结束访问从速返回的电报。由于加利福尼亚离莫斯科太远，不能直飞，必须在古巴换飞机，他不但未赶上政治局会议，也未赶上中央全会紧急会议。

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10日19点20分去世。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被召于次日上午赶来莫斯科参加全会，这一事实明确说明，戈尔巴乔夫决定在契尔年科死后立即召集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继承人问题。一些住在莫斯科的外国记者报道说：在契尔年科去世3小时后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以前的惯例，只有在政治局会议上选举出新的领导人后才召集中央全会特别会议予以批准。中央全会只是对政治局的决定予以认可。要从苏联各地将合乎法定人数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召集到莫斯科至少需要10小时。但政治局会议却未规定法定人数，在紧急情况下，能到多少算多少，有时甚至三四人即可作出决定。列宁在1919年成立政治局时，中央委员会只有19人，其中男18人女1人，由5人组成政治局。当时内战方酣，一切形式都无从计较。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领导红军作战，不在莫斯科。政治局成员通常只有3人留在莫斯科，而3人当中克列斯京斯基经常反对列宁，因而列宁和加米涅夫两人经常

以政治局名义作出决定。列宁当年的这一行事规程，现在的政治局会议仍然奉行无误，因而也就没有法定人数这一规定了。

政治局会议没有严格的法定人数这一条对戈尔巴乔夫是十分有利的。3月10日政治局成员中3人不在莫斯科：谢尔比茨基在美国；沃罗特尼科夫在南斯拉夫；库纳耶夫在阿拉木图，乘机飞莫斯科需要5小时，赶到克里姆林宫至少需要6小时。葛罗米柯可能是唯一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而又关心国家前途的人，当然他个人的地位是稳定的，长期作为外交部长，在世界上捍卫苏联利益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对其他所有的政治局成员，谁担任新的总书记与他们个人的前途密切相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盟友，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很可能是有条件的。当吉洪诺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或去世时，阿里耶夫，这位颇具雄才大略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将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政府中的这个最高职务。葛罗米柯在为戈尔巴乔夫争取多数时，也许认为阿里耶夫还好对付，而沃罗特尼科夫，由安德罗波夫挑选任职的这位，此时还在南斯拉夫。

苏联国内和国外几乎人人皆知，契尔年科中意的接班人是莫斯科的第一书记格里申，对勃列日涅夫集团而言，选择他比较安全可靠，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是会支持他的，而戈尔巴乔夫最激烈的竞争对手罗曼诺夫，由于考虑到自己当选的希望甚微，很可能也会转而支持格里申。对那位年老体衰的吉洪诺夫的立场是无庸置疑的，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两人的密友。再就是这位政治色彩不浓的索洛缅采

夫，他是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可以争取他支持戈尔巴乔夫，但他很可能同时要求把他的宿敌沃罗特尼科夫也撤下来。这场宿怨久积于索洛缅采夫和沃罗特尼科夫之间，前者是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一直担任到1983年，后者是他的第一副手，比他年轻活跃，由于这一矛盾，沃罗特尼科夫于1979年被逐，去古巴担任大使。任命为大使，这是勃列日涅夫在降职使用高级官员时的惯用手法。安德罗波夫发现了沃罗特尼科夫的管理才干，将他调回莫斯科，取代了索洛缅采夫的职位，并将索洛缅采夫“提升”，担任了老人职务——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取代1983年去世的佩尔谢，当时年已84岁）。

如果契尔年科再多活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可能当不成总书记。由于总书记契尔年科生病而触发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转移，而人物是由总书记亲自提名的，这在苏联政坛风云史上也还是第一次。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勃列日涅夫集团（在勃列日涅夫死后由契尔年科挂帅）卷土重来，再主克里姆林宫。他们原想契尔年科能活到拟于1986年2月召开党的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时，当契尔年科的健康恶化后，党的代表大会提前到1985年11月<sup>①</sup>。这次党代表大会对戈尔巴乔夫是不利的，他多年负责的农业将是大会上讨论的主题，这将使他处于不利地位。1985年伊始，契尔年科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看来他可能活不到11月了，于是作好准备，他将在3月后半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提出辞职，但是就是这样也来不及

---

① 苏共中央委员会曾向各地方组织发出指示：代表大会将于1985年11月召开，要各地作好准备。这消息原不拟发表，但有些地方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请参阅1985年3月3日《东方真理报》。

了，因此原来精心策划安排的权力移交并未成为事实。

在苏联一位接班人被提名后要得到政治局一致通过绝非易事，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也不例外。政治局成员中有5位，如果充分酝酿的话，是不会同意提名戈尔巴乔夫的。完全无条件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只有葛罗米柯一人，而提交中央全会，能否通过，也毫无把握，因为勃列日涅夫的忠实追随者仍然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而他们中许多人认识到，只要戈尔巴乔夫被选为总书记，在下次党代表大会前后，他们将被迫从各部或各地方的领导岗位上退休或撤换下来）。因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在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和沃罗特尼科夫回来以前，快速通过政治局决议，即使如此，还需要很好地运用葛罗米柯的外交斡旋经验。

在苏联和国外，众所周知，安德罗波夫死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领导集团中居于第二位，但这一点并不说明在契尔年科辞职或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就一定能接班。在所有的集权政体的国家里，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地位差别是很大的，选择接班人往往要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充满着各种矛盾。虽然，安德罗波夫死后，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似乎开始在增长，但他在1984年仍然无法增添他的“政治资本”。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前，戈尔巴乔夫被推荐在将来接班这一点本来是明确的，但是当安德罗波夫在1984年2月去世时，他却未能接任，这或者仅仅是由于威望不足，或者是资历不深等等，他仍留任为书记处负责农业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但是，从1978年底他负责农业以来，农业状况一直很糟，1983年已经是连续第五个农业歉收年，而且很难将这一失败推在气候不好上。因而，在安德罗波夫去世后，